

# 世界伟人成功 秘诀之分析

萧天石 ◆ 著

我欲为圣人，则可成为圣人  
人人可为圣人

我欲为英雄，则可成为英雄

人人是世界伟人

人人是世界伟人

我欲为英雄，则可成为英雄

我欲为英雄，则可成为英雄

人人是领袖

我欲为圣人，则可成为圣人

人人可为圣人

苟欲为世界上真正之伟人

惟一之秘诀，只是平实而已

人人可为英雄

人人可为英雄

人人是领袖

人人可为英雄

人人是世界伟人

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成佛

人人可为英雄

不读书，有如光眼瞎子

人人可成佛

人人是一个王

无学问，即是衣冠禽兽

人人可成佛

人人可为圣人

我欲为英雄，则可成为英雄

个王

我欲为圣人，则可成为圣人

人人可为上帝

我欲为圣人，则可成为圣人

人人可为上帝

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成佛

苟欲为世界上真正之伟人

惟一之秘诀，只是平实而已

# 世界 分析

2014年11月



# 世界伟人成功 秘诀之分析

萧天石 ◆ 著

我欲为圣人，则可为圣人

人人可为圣人

我欲为英雄，则可为英雄

人人是世界伟人

人人是世界伟人

我欲为英雄，则可为英雄

人人是领袖

我欲为圣人，则可为圣人

我欲为圣人，则可为圣人

苟欲为世界上真正之伟人

苟欲为世界上真正之伟人

人人可为英雄

惟一之秘诀，只

惟一之秘诀，只

人人可为英雄

人人是世界伟人

人人是领袖

人人是领袖

尧舜，人尧舜，人

人人可为英雄

不读书，有如

不读书，有如

佛

人人是一个王

无学问，即是衣冠禽兽

人人可成佛

人人可为圣人

我欲为英雄，则为英雄，则

是一个王

我欲为圣人，则可为圣人

人人可为上帝

人人可为上帝

我欲为圣 我欲为圣 圣人

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成佛

苟欲为世界上真正之伟人

惟一之秘诀，只是平实而已

古吴轩出版社

自古来，未有圣人不力学，未有英雄不读书

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成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伟人成功秘诀之分析 / 萧天石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5.9

ISBN 7-80574-990-6

I. 世... II. 萧... III. 成功心理学 IV. B8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6067号

责任编辑: 陈雪春

装帧设计: 佳 一

责任校对: 倪浩文

责任印刷: 何 洁

书 名: 世界伟人成功秘诀之分析

著 者: 萧天石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440千字

印 张: 25.25

印 数: 00001-30000册

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74-990-6/G·302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 初版代序

萧天石

人是环境的产物，当我们研究某一人时，不可轻视或忽略其个人与时代间的相互关系；成功之人，不过是他能循着时代的脚步，骑上历史的背脊而已。惟在此书中只有灵魂的碎片和齏粉，而没有伟大的时代描绘和各种物质与经济等及其他的附会说明。因为这是一部研究人与事的书，研究每个人之部分或灵魂的书。并不求因为要了解或认识某一个人而对其作整个研究——对其全生命之时间与空间作研究；而仅因为要了解一切伟大灵魂和一切伟大灵魂中共通阴河中的某几点，而用符咒的铁钩将全数的灵魂钩来，分别地加以细部解剖，再类之构成一座混合的灵魂的典型。故每一问题或事件之提供，不涉及其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其周遭的时势等等说明，而只直面着人，直面着人的灵魂，甚至是灵魂中的一点。当讨论到事时，也不是该事件之本体原如何与解决该事件之应如何的问题，而是某人处置某事件之如何的问题。就其无时间性与无空间性者中之合理而可为师法之部分，择其类似者置于一原则之下。

在此，我不愿做一个蹑追猛狮的足迹以求获得其唾余之大胆的豺狼。必也，如一神勇多智而又眼光锐利之猎师，迎头截击地打中其要害，于其整体中滤取精华，而使其组成一“铲平大众事业前途”之大铲子。本来，历史上的人物，无论其为善为恶，皆有其超越常流之特性在，而其对己对人对事，亦皆有其类似与共通之原则在，吾人若稍一留心，加以系统之透视、精确之观审及缜密之分析，便不难获得其梗概。

所有历史人物，其本身几乎全数是一种钩钩，其态度、言语、行为……便是钩钩上之食饵，他们在世界历史之人堆中，是最了解钓鱼之行为的。我们需要的是其钓鱼之技能和艺术。换言之，我们所希冀获得者，是其斗争之原理原则及其斗争形式问题，即是其政略和战略问题，而不是其政策和战术问题，盖政策与战术常随当时当地之时代背景与大势之特异而变异；惟个人在事业争夺战



中,政略与战略及其成功的根本原则,常历千古而能用。在本书中,当然只能就其大者、要者或所见及者而书之,挂一漏万,在所不免。且宇宙间事业与历史上人物之值得取法的几如恒河沙数,写来够成亿万言之巨帙,不佞实不敢存此奢望。本来,世界就是吾人的战场,人生就是一幕和平的大战争,而一般所谓的战争,又不过是在此大战争及和平战争中一场小战争及非和平的战争而已。惟人们对此暂微与不显著的战争,轻而忽之,不大注意于政略与战略之原则及秘诀之研究,像研究显著的非和平方式之流血战争的各种兵书一样而已,实在是一大错误。盖此小而显之战争,乃不过是人生的战争之进行,遇到不相上下,不分胜败时,所用以决雌雄的手段而已。吾人之所以忽略其重要与其悲惨及罪恶之远超吾人所谓为战争之上者,实乃少见黑者曰黑,多见黑者曰白之理也,又如吾人日处空气中而不知空气之重要,鱼类日处水中而不知水之重要同一至理。

我们对于一个人、一个时代的观察,不可徒囿于其表面的形式及迷惑于历史家笔下的文字,盖真意义与真价值常隐藏于外表之内间,而历史家、自传家又是惯常戴着自己的眼镜,观察人、事、时、地、物这五个问题。至于自吹自擂之自传家和御用之历史家则更然。他们不是“通货膨胀”,便是“通货紧缩”,甚至是制造“伪钞”。纵有点真实,也只限于某种限度内。世界上的巨人,极少有肯说真话的,故大多数之史事,我们似可当做虚伪的神话或欺人的谎言看。以是,大家对此书当做是神话中之神话,谎言中之谎言读可,当做轶事读亦可,当做实事与成功秘诀读亦无不可。总之,我除了显示化学技师之某种手段外,我没有杜撰,在另一方面,也只能合乎实用,我没有封建的腐朽观念和无灵性的偏见,我希望此间的一切,能匍匐于读者面前受严峻之裁判。

我们必须将价值重新估计,抓住每个人之最高自我意识的表现方式。我们考察凡人或凡事,必须具有“距离感观”;即是要考察他们人与人之间之等级、分寸、流品,事与事间之性质、关系、特点,而有一种分别人与分别事的能力,再加以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感观”。我并非要大家乞灵于骸骨,不过在一切英雄的长剑的阴影下,确可以获得事功的宝钥。以是,在这书中,人们也许可以听到手织世界史的人们,其个性之发皇和生命合流之音节;没有一点火药气,且充满着人类史乘的动律,我们很可以摸探其心脉之跳跃与觊觎其心血结晶的杰作。这儿所挑选的代表事物,除有系缚着人类命运的结子之事物,且又可构成法则而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事物外,皆摒如敝屣。而它们则将如驯善之羔羊或数十年之老兵然听你的指挥,因为它们皆野心勃勃地希冀能骑在你背上而使你在每一影像下驰往每一真理与事功的华表下。一切伟大事功之影像,都有着“七层皮肤”,我们必须一层层剥出,而撷取其最中之一层,以各种伟大知识所必不可

缺的双重眼光,透视这事功王国和创造王国之大帝。除个别的观审与分析外,还应当看出他们彼此辉映与相反相成的地方来。我并未设想我们必须退回几百年或几千年方才找到一个人物,不过那些经过历史筛子筛过的具有磁性的人物,其磁力作用,确是最大的发皇着。历史的教训,是我们最好的良师。我们必须于他人的灵魂里使自己回到自己的时间和生命中去。

世之芸芸者常因为自己的错误,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而认为一切价值之无价值,一切存在之不存在,这是一个最大错误中的错误。这种愚顽低能或轻意不留心之太过天才的变态症候,适足以致其事功于死命。我们不可要使自己升为伟人,便把历史上所谓伟人之水平踏下几层,而自鸣伟大崇高得意,或有意无意间使他人虚伪谀赞其伟大崇高,因为如是适为自己勒毙自己的前途于其生命之梁上,我们只能将自己降低几层,以图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一个人自有其特异的长处或偶然放异彩的杰构,何况,世未有无一善之德而能系人群之心神,无一技之长而能成伟大之事功者。故我们如不欲自己从全人类中衬托出来则已,否则,此书对之自有某种需要价值和使用价值。

我写此书的动机,是在几年以前,当时,常自问宇宙间成功伟大事业的人物,是否系天生的,神注定的,或全属带有偶然性的天才阶级;否则,他们中间是否有一定相似的路线可寻。嗣后,以遗传的教育的社会的及其他诸多的原因,使我变成一个反宿命论、天才论及皈神论者,于是,又埋头于路线问题的研究。再后,以长时间的颠沛流离,使我不能向外发展,便向自己退回来,而此郁积于胸中的问题,更其尖锐化而迫切地要求一适当的答案。同时,以自己以往的错误之察觉,与感悟到青年中尚大多数正在加工铸造其无可挽救的错误,而对自己伟大的前程加以限制与毁弃,便更加增我对此隐藏而微妙的路线之追寻热情。今春自四川奔丧返里,便决心完成此书以为纪念我一生从事社会教育之先父瑶阶公的礼品。更是我此书不为人所读,则我也不为人所读,以作为了一件神圣的公案。不过,我很愿此书能使读者认作者系为其“生命中之大施主”。惟其结果,即算如此,即算不如此,我也不愿在此地故示谦卑或夸大。若幸而全不为人所读,则我也确不求为人所读,放于案头当做自己生命中的粮食和青年时代的一座纪念塔。若不幸为人所读而获得全数的鄙夷谩骂与攻击,则我亦将以一笑置之。不过,我在此对那大堆历史人的观察,并未积蓄着几千年文化的罪恶,或将自己变作人类的“伪钞犯”而把他们尽弄成一些可笑的傻子。盖那种观察、判断和选择的错误,是和深文周内歪曲事实的错误,一样地会将读者引入不通之隘卷里去的。果尔,若读者将其应用到“人生的战争”中去,不幸而失败,则在我为作孽,万幸而成功,则世界将被牵入牛角尖里去,丝毫也无益于社



会人类,我不愿那样不审慎之于先而遭诟置于后,至其中是否有流于主观,甚至是偏见,再甚至是错误的偏见,则我不愿作自我批评。总之,我是取着“写其在我,读其在人”的态度,是环境逼着我走这条路。我自己虽在做着用符咒勾捕灵魂之巫师,和冶合镕锻若干伟大灵魂于炼炉里从事铸造一个更伟大的灵魂之型的工程师,自己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成者。所以结果炼炉里全是些粪土,而被认为这粪土所放发出来的全是些臭气时,则我认为倒还不失为是一些卫生而又尊严高贵的臭气。

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天石草于南京静思里

## 二十八版自序

萧天石

### 一

本书为余少年时期大胆尝试之成名作，旨在发挥人生最高境界之“实用艺术”、“实用价值”，极尽人生内在之超越，亦即“精神之超越”与“心性之超越”，存在主义派之现实世界之超越。一个人可以“超天地而存在”，“超宇宙而独立”！至此境界，也就是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与“神人合一”境界。至此境界，全在其不离“道”，即孔子所谓：“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人道合一，即人即道，即道即人；用能如《中庸》所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天人合一境界，亦即是儒家之理想人生境界。《世伟》一书，千言万语，横说竖说，正说反说；或用或不用，或行或止，总不离“道”。“合道则生，不合道则死”。生死均在道中行，此全书之最上一乘要妙也。正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者也。究竟言之，一以贯之者，即“以一贯之”也。

“一”，即中华道统之所寄，易之所始也。老子不云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即易也。一者数之始生，亦即道之始生。《书》不云乎“精一执中”？执中即执一也。《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执中即执一也。孟子曰：“天下乌乎定？定于一。”定于一，即止于一。止于一，即“止至善”也。《大学》“止至善”之教，以至善即道统之所系，故必“一以贯之”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即阴阳，太极即道体，故守一，即是老子之“守中”，亦即守“太极”也。

### 二

儒家，孔子于其道统之传，首之于《大学》三纲领中有云：“《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者，明天所赋予之明德，亦即天德也；亲民者，亲民所受于天之明德也；止至善是道体，止于至善之地，亦即止于天道至善之地也。如此，《大学》三纲领，才可“一以贯之”；且八条目，亦可“一以贯之”；而《中庸》之教，完全是“易教”，更可“一以贯之”矣。《中庸》道统，完全是传“易教”，世人鲜道及此，亦鲜悟及此。以传易不在本文范围内，他日当另为文以申之。惟有谓“易与天地准”，故传易，即传乾坤大道也。大易境界，以庄子之“易以道阴阳”，了一子之“阴阳以道性”，与孔子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完全一而不二，二而即一也。故老子曰“道不可道”，而可道者即非道也。惟此种种，以至万千说教，均非本书范围以内事，请拭目以俟之他日传大易与世人见，为期当不久矣。

本书顾名思义，应为“世界伟人学”书，或尼采之“超人哲学”书，然隐哲丁德明老人则曰：“详考其内涵，较尼采之‘超人哲学’远为深远博大而不可以道里计矣。其本体思想及其宇宙论与人生究竟论思想，以及其‘道体论’、‘人生实用论’、‘天人论’等等，均远不若《世伟》之——高明博大而完整且究竟也。”丁老之言，或为过誉之言，然丁老以一代隐哲，当评出有因也。盖《世伟》一书，其中隐含有中国之历史道统与民族命脉存焉。故南岳山人有云：“中国文化，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有一个一贯道统，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韩愈则认为直至孟轲止，谓：“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世伟》一书，前后五章，大旨完全贯通，不离这一个“道统”。再上溯其源，尤不离“易”！易道深矣远矣，无所不至，无所不存；神而化之，无所不超，而亦无所不达也。

### 三

本书之问世，亦正西方“存在主义派”倡现实世界之超越时期，力主精神之超越与心性之超越。以“天地不限隔人，人自限隔天地”也。同时，并力主黑格尔哲学派“正反合”历程之超越，以及实证主义派之生命哲学之超越、精神哲学之超越。凡存在者无所不超，以及现实“人生哲学”之自我超越，甚至可由自我发展，而可与天地共其存在，与宇宙共其发展。故于文中常倡“人人是领袖”、“人人是世界伟人”、“人人是一个王”！人人可“圣化自我”，亦可“神化自我”！以至于无限无量，而将道家吕祖之“我命由我不由天”一定律，发挥至于极致。改造命运，改造世界，改造宇宙，改造人生，完全是自我做主。袁了凡先生之《立命四训》一书即可为之实证。良以自我为“绝对之主体”，而不由天，不由上帝，不由命运。即作佛亦然，须“自我作佛”，修涅槃，亦须自我涅槃，超越自我，以

与天地合一，与宇宙合一，完全是自我创造。此非言人之肉体生命不死也。老子不云乎“死而不亡者寿”？能死而不亡，即其精神永不死，与人类历史文化合一也。而非个人肉体生命不死，而是我活在“人类的灵魂中，我与传统历史文化合一而永生启存也”。正南岳山人所谓：“涅槃由我不由佛，神化由我不由天。”一切，完全是“自我创造，自我完成”。古圣不云乎“人定胜天定，人算胜天算”？一个人要能“顶天立地做世界伟人”，完全要“自心自作，自性自度，自力自为，自命自造”。天下不生圣人，天不生“世界伟人”！创造天地，改造乾坤，改造命运，改造人生，完全是“自我为之”。正胡适之先生所谓：“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善果得善果，种恶果得恶果”，未有不种而能有收获者也。

人生在世，须能“顶天立地做人，继往开来创业”。以创造人生，创造天地，改造天地，改造命运，改造人生，改造心性，完全是“自我为之”。自力自为，自命自造，人力胜天。所以书中又有“立天命论”、“胜天命论”之教也。人之命运，完全是自我创造，自我决定；不可委之于天，而安之于命也。人能自我改造心性，自创乾坤；则自人人可与天公共比高，而与宇宙共其悠久也。

#### 四

本书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初版于南京东海书店，后复易名为“兴华书店”，同时复创办《兴华日报》于南京，盖以“复兴中华”为义也。屈指至今，转瞬已届四十余年，而本次版亦已二十八版矣。正所谓“人间岁月年年易，河山万古日日新”也。

本书除本社“正版本”二十七版外，中间南京拔提书店重版于南京及西安，安庆沦陷区亦曾翻版。本社初来时并亦发现有人已改名以“伟人伟事”翻版于台北发行，盖彼以为著者未及来台也。实际算来，本书应在三十版以上矣。其间亦有人愿为英译者，而未果；盖本书英译，实亦非易也。

#### 五

最后，余于本书之印行，尤有不得已于言者。本书一九三六年初版于南京东海书店时，即风靡一时，骚动朝野。据现存可改之总二十一版于右老所赐书之封面改之，当时书眉旁尚署有“英雄典范与领袖典范”，书分上下册刊行，有此子标题，自更醒目，而益见著者当时引以自豪者之心情于字里行间也。平实



论之，斯书确亦当之无愧；且事实上，海内外读者，亦无不视此为“典范书”也。大抵年愈长而人愈谦，豪气日消；而欲有以隐于世遁于世，而不欲有闻也。然世间事，“其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虽有心于遁隐以苟全，不求闻达以干世，且以“文山遯叟”自署自勉者有年矣；而余不得肥遁以自全，其亦命也乎！

本书自余于主编《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百余巨册善本书前后，完全将自由出版社七大丛书之编印发行等一切事务，统由夫人曹哲士女士一人总理。其有今日卓然独树一帜于出版界者，亦全由其卓力与毅力之突出，且其择善固执与坚持性之强，尤远过于余，有以致之。且也“自由七大丛书”，事无大小，事必躬亲，不假手于人，不畏难，不要誉，不求非分之名，不受不安之誉，虽方之古之君子，无以过之，要亦女中之巾帼豪杰也。余未劳而享其功，亦愧如也。

一九八六年六月于文山精舍

## 愿 心 文

愿读本书的人：  
都能成为历史上的英雄，  
都能成为世界性的伟人。  
或则为垂名千古的圣哲，  
或则为光耀环宇的超人。  
或则可参天地之化育，  
或则可为万世之所共尊。  
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心愿，  
也是我一点小小的虔诚！

壬寅光复节日



## 石屋金言

能高尚其志，以圣贤豪杰自期者，天不能限。  
能超世特立，以天下后世自任者，天不能害。  
能刚健贞固，不屈不挠而不怯者，天不能弱。  
能自强不息，朝乾夕惕而不倦者，天不能败。  
能自有其有，而不贪人之所有者，天不能贫。  
能自适其适，而不慕人之所适者，天不能苦。  
能舍己从人，与天下人共天下者，天不能孤。  
能继往开来，为宇宙作育英才者，天不能绝。  
能忧天下之忧，而不自忧其忧者，天不能困。  
能乐天下之乐，而不自乐其乐者，天不能穷。  
能外形骸，并忘物我而轻富贵者，天不能贱。  
能外死生，与天地精神独往来者，天不能死。

壬寅十一月十二日品茗归来有感，仿古意作此数语，  
特录之以备不忘耳。遯叟志。

## 小 引

你若要能存在于他人的心中，  
你便须做些有益于他人的事情。  
你若要能存在于世界人类的心中，  
你便须做些有益于世界人类的事情。  
你必须用你的血，在人类的心坎中写字，  
那么，人类才不会忘记你。  
你必须用你的血，在天地的大碑碣上写字，  
那么，天地才会永恒地留下你。  
你必须燃起你灵魂中圣洁的光，  
有如日星般照耀着人类的心灵；  
引导着人类的脚步，  
走上圣洁光明而远大的前程。  
这里所引述的全是些圣人的语言，上帝的语言，  
虽也间有少数魔鬼的语言，  
那是在事功的权术与谋略里，  
但也是圣人与上帝许可的语言；  
你如能追随着那些语言，勇往直前，  
你便可为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  
也可为历史上千古不朽的大圣大贤！

壬寅九月二十日夜半偶感



## 例 言

一、本书是一部“智慧书”、“修养书”，也是一部“铸造伟人”、“铸造英雄”、“铸造领袖”、“铸造圣人”的书。其所引述古人昭示做人做事之原理原则，全是从千万卷名书圣典中录出来。敲骨存髓，取精撷华，并予以融会之，贯通之，系统之，条理之。以道为体，以术为用；以理为经，以事为证；以人为则，以言为训；以德为本，以艺为末。纷衍为万，合则为一。昔孟子有言：“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本书澈始澈终，无不在条理之中，亦即所以尽智与圣之事于万一也。

二、本书内容，计包括修养学、领袖学、御人学、谋略学、处世学等五部分。整个说来，乃是一部研究具有历史性之世界伟人成功秘诀的书。所谓秘诀，亦即为世人所公认之原理原则；故书中所辑录古人言，无不“一字可为天下法，片言足为万世师”；循之则成，违之则败者。寓神奇于平淡，揭玄秘于寻常，致博大于精微，极高明于中庸。以之内修则内圣，以之外治则外王，以之对人则人服，以之临事则事理；本末兼赅，体用无遗，切不可老生常谈视之也。

三、本书所衍述先圣心传之道，体周用宏，旨意深微。故不仅是一部只供阅读浏览的书，而是一部可供参究、揣摩、躬行实践的书。不精读熟读，不详参细究，不全神揣摩，不躬行实践，无益也。其中有为老生常谈者，有为高明至极者；有为平易浅显者，有为玄奥难穷者。就其理与道言，则圆通无碍；就其术与用言，则变化无穷；如圜之无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默而识之，神而明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宏通岂可以言融会，不深入岂可以言了悟，不彻达岂可以言肆用。

四、本书是一部原理原则书，故凡所列举古人之金言与行事，概以可为天下后世师法者为准绳。既不以人废言，亦不以言废人；既不以人废事，亦不以事废人。标偏以概全，因分而识类。分之则各篇各节，各为各义，独立而不倚；合之则互为条贯，互相发挥，浑然而天成。分看虽可得其独义，然究不如合看之可得

其全义也。

五、本书是一部圣贤君子与英雄豪杰等、超凡盖世之伟人的“典型书”、“标准书”、“尺度书”。因为是“典型书”，故以此为楷式即可铸造伟人、英雄、圣人。因为是“标准书”，故凡人之一言一举一动，甚至心意之微，均以此为准绳。因为是“尺度书”，故无论修己、待人、莅事、接物与处世，均可本此尺度去衡量自己之一切行为。凡合于此尺度者，即合于标准，合于标准者，即合于典型。所谓“典型”，非不二于古人之谓；尔为尔，我为我，彼为彼，此则截然不同者。千载之上有圣人，有英雄，千载之下有圣人，有英雄，其为圣人与英雄则一，而其所成就者则各自有别。天生尧、舜、孔、老、释迦、耶稣于千载之上，不能再生尧、舜、孔、老、释迦、耶稣于千载之后；然后世之等于尧、舜、孔、老、释迦、耶稣者，其均为圣人，则同然也。本此以修，即可类而无以异也。

六、本书共分五大篇：《修养原理篇》，圣之事也；其所言持己做人之道，全为内圣之学。《领袖道术篇》，仁之事也；其所言用人治世之道，全为外王之学。《御人秘诀篇》及《谋略原理篇》，智之事也；其所言权谋术略之道，全为外王学之大机大用。其中所引述材料，不少系从可称为“千古不传秘典，万世不朽奇书”之孤本古籍中，采摘而来，其为道也，机变无穷，鬼神莫测，与第二篇同其功用。《处世原理篇》，哲之事也；其所言处世住世之道，全为明哲保身之学。其中卷舒自如，进退两全，所以辅前四篇之不足也。人能修之，则圣、哲、仁、智四者全备于我，其人格精神不与天地同流，日月争光，宇宙同存者，未之有也。

七、本书与坊间一般修养书、成功术书，有大异其趣者在。即本书旨要，澈始澈终以成就一个顶天立地之第一等圣贤豪杰为大本、大用，丝毫不涉及小术、小用、小艺、小技之修为，一开始即教人从最上一乘入手。立其大者，则小者不立而自立矣；举其上乘，则中下二乘自兼举而兼得之矣。人生不只是以穿衣吃饭、生儿育女为能事，若如此，则禽兽亦无不能之也。做人一生，总须思如何才有异于禽兽处，方为允当；故本书持论，概是从最大处、最远处、最高明处与最上乘处入手。

八、本书初稿，系写于一九三六年春，为本人之处女作，列为所创办之南京东海书店第一部书。当时虽未至“洛阳纸贵”，然确“不胫而走”，上自煊赫显达，下至青年学子，无不人手一编。抗战期间，改交拔提书店印行。后辗转至成都，复又收回由大江出版社自印。来台后，复又有改其名而盗印者，故决重印，以全名实，爰组自由出版社，亦以此为第一部书。盗版不计，先后发行达二十版之多。说来深为惭愧，年前重检一过，觉未能深彻高明，而挂漏之处亦不少，几经熟虑，决计重写。惟为保存青年时代创作之原迹起见，旧稿大体仍予保存，以